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吳　銓

毛詩集解卷三　　　宋　李樗黄櫄　撰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李曰有國家者成之甚難壞之甚易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毁之而有餘譬如作室經營之功非一日而成至於傾毁則不待數日焉其所以成之者以其積

累之難也其所以壞之者以其不知積累之難也故序以爲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言國君積累之難也如此而夫人安而有之不可以其安而有之遂忘積累之難也其曰德如鳲鳩者歐陽以爲鳩之種類最多居鵲之巢鳩諸家或以爲布穀或以爲戴勝與鳲大異此序詩者之誤也黄曰此一篇諸家之說皆未盡其意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如鵲之有巢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鵲

巢而鳩居歐陽公李迂仲陳少南亦謂鳩最拙不能營巢而居鵲之成巢然以物理推之鳲鳩無居鵲巢之理詩人止是取二物以為比喻言惟國君積行累功故能致爵位惟賢女有夫人之德故可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李曰維鵲有巢以譬國君之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也

維鳩居之以譬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也言鳩居鵲之成巢亦如夫人起家處夫人之位也方有之也盈鄭氏云盈滿也盈者衆媵姪娣之多也百兩御之御迎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云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也百兩御之言夫家以百兩迎之也百兩將之言父母之家以百兩送之也百兩成之言成之為夫人也孔氏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

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儀具備謂有鳲鳩之德其説固非矣其曰禮儀具備雖為無害亦未得詩人之意歐陽以謂禮之盛亦未為當夫詩人言之子于歸者葢言婦人歸時其夫既以夫人百兩之禮迎之矣父母又以百兩之禮送之矣其嫁之時又以夫人之禮成之矣是所謂起家而有之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為諸侯者必其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

富貴國君雖能之矣亦由夫人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富貴則知內助之不可無也如此非獨天子然也黄曰於是形容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意不在於鵲巢鳩居但以為維鵲能有巢維鳩能居巢鵲善營而鳩善守故也詩人之辭未必有是事也而姑寓其意者當不以辭害意也曰維鵲維鳩其意自可見曰百兩御之是願以百乘之車迎之其樂得賢女以配國君之意如此諸家以為女子之嫁而夫家以百兩

之禮迎之女子之家以百兩之禮送之將送也及至其家又以夫人之禮成之予以為不然將只是將其厚意之將是皆詩人欲盛其車服以待之以見其樂之之心云耳咏味鵲巢一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嘗言后妃之德而言詩人欲以琴瑟友之欲以鍾鼓樂之則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詩人以百兩御之成之將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

二詩為二南之首聖人之意深矣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李曰夫人不失職言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也禮記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又載國君出夫人之

辭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執事觀其取夫人則以祀宗廟社稷為辭其出夫人則以不能事宗廟社稷為辭則知夫人之職惟在於奉祭祀矣惟能奉祭祀則稱其職故以為不失職也

○蘩爾雅孫炎云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旁采之也下文于澗之中亦謂於山內非水中也言采此蘩用之以備公侯之事事者祭祀之事也如春秋書有事於太廟皆言祭祀也公侯之宮宮廟

也如春秋書立武宫者此說非也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故采蘩所以用之於公侯之宫以備祭祀之事鄭氏謂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被首飾也鄭氏按少牢禮云主婦髲鬄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左氏以為吕姜髢是也方其為首飾也則僮僮而竦敬所以夙夜在公蓋當視濯溉饎爨之事無不敬也及

祭祀既畢則服首飾祁祁然而舒遲故薄言還歸鄉黨之篇載夫子之禮儀曰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則逞顔色怡怡如也方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及其降等則逞顔色而怡怡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以為盛德之至今夫人當祭祀之時則服首飾而竦敬及其祭祀既畢則服首飾而舒遲亦以見動容周旋中禮也若夫人者可謂賢矣王氏之說以為荇之為物其下出乎水其上出乎水由

法度之中而法度之所不能制以喻后妃也蘋之為物能出乎水上而不能出乎水下藻之為物能出乎水下而不能出乎水上制於法度而不該其本末以喻大夫之妻也至於蘩則非制乎水而有制節之道以喻夫人也于沼于沚于澗之中則可以為河洲之類而皆未及乎河洲之大蓋謂夫人之詩則言采蘩于沼沚之中后妃之詩則言采荇于河之洲必有髙下之辨是數者皆穿鑿之學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夫社者以其所宜木為之故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不過隨所宜耳其曰使民戰栗此以見穿鑿之學也今此言采苻采蘋采蘩之類皆言祭祀之物于沼于沚于澗之中在河之洲亦不過指物之所在耳初無他義也而王氏有荇蘋蘩藻沼沚澗洲之別是其穿鑿無異於宰予也

黄曰禮記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

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則知奉祭祀者國君夫人之職也而必曰可以奉祭祀何哉人惟無愧於心而後無愧於祭祭不在物而在心心苟誠焉二簋可以為享心苟不誠殺牛不如禴祭且蘩生於沼沚不待賢夫人而後能采之蓋蘩生於蠲潔之中而夫人能有蠲潔之德惟無愧於蘩而後可以采蘩夫祭祀非難而可以奉祭祀者為難也觀采蘩一詩其辭簡其意直采蘩于沼沚而用於諸侯之祀事采蘩在澗中

而用於諸侯之宫廟采之於彼用之於此而不可以少𥹉曰于沼于沚如所謂于豆于登其辭雍容和緩而不廹切則夫蠲潔之德亦可想而見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者婦人之首飾僮僮者竦敬之貌當將祭之時而夙夜在公至於視濯溉省饎爨之時無不盡其齋莊之德又可想而見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者舒遲之貌既祭之後而言歸祁祁其和易之德又可想見詠味此詩見夫人動靜周旋無不

中禮非盛德之至安能及此哉嘗觀鄉黨一篇見夫子衣服有常節飲食有常度攝齊升堂則鞠躬如也出降一等則怡怡如也及觀此詩見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強所能致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夫人之德言之歟噫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奉祭祀必若采蘩之夫人而後可左傳言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此詩言可以奉祭祀皆

有深意學者當自求之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戸江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李曰言召南大夫出行役而其妻能以禮自防蓋其

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未足為賢惟其大夫不在家而猶能以禮自守此其所以可尚也○草蟲爾雅曰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爾雅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許慎云蝗螽也覲春秋所書螽即此螽也而本草拾遺則以為阜螽江東呼為蚱蜢陳氏破之阜螽與蚱蜢異蚱蜢所常有也阜螽遇災旱有之喓喓聲也趯趯躍也忡忡惙惙皆是憂也覯見也止辭也降下

也言采其蕨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薇者山菜也陸璣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伯夷所采者即此是古云草蟲鳴而阜螽躍以見其類相從也歐陽公則以謂生於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閒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凡蟲鳴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爾非也蓋以類相從者如

雲從龍風從虎者也豈必專是一物哉如鵲巢之詩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鵲則喻諸侯鳩則喻夫人此亦是二物也而以為取喻夫人諸侯為匹偶詩人之所興不如是之泥也爾雅曰草蟲鳴於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足以見其類相從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孔氏以謂婦人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之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忡忡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

子與之卧息於寢歐陽公以為不然蓋以毛鄭之徒皆以為未嫁之婦人覩此序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則是指婦人既嫁而言不可指未嫁而言也言召南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為淫風所染故未見君子則惟恐失於禮既見君子則其心可以降下也如出車之詩亦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是詩亦是行役之詩則知此詩皆是其夫不在故其憂如此婦人以夫不

在則不為容如伯兮之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夫既歸則其心必降下矣鄭氏謂求於夫者漸程氏謂陟彼南山謂適於夫家言采其蕨以喻其求合於禮是皆以在途為言惟歐陽公以為婦人之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故其采蕨采薇所以感其時物之新以思其夫欲其歸也此詩惟歐陽公為得詩人之意惟是以阜螽草蟲為非匹類此固不可從其餘説當從歐陽公可也

黄曰詩人之情不可以言語求亦當近於人情以推之而已草蟲之詩說者不同生於草者曰草蟲生於山者曰阜螽諸家以為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趯趯而從異類而合非其所當合故詩人取之以為戒或以為未嫁之時見物有以異類相從者日夜自懼惟恐不能以禮自全夫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已失其旨矣或以為大夫妻以其大夫之行役而惟恐為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自警焉古今皆從此

說乎獨以為非也夫不為淫風所化者在我而已何至於以禽蟲自諭哉且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為懼感於異類而憂念不已則其二章云言采其薇而我心傷悲言采其蕨而憂心惙惙是亦恐為異類所感乎則其說不通矣詳觀詩文但直言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嘗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也詩人言此二物者記時候之變耳采薇采蕨其義亦然大夫行役之久而室家思念之切物情景態

得於耳目之所接而傷時感嗟動乎心之所思草蟲鳴矣阜螽趯矣而室家思念之心於此動也如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蓋亦因物而感之耳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是因見采薇而動其憂念之心也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是因見采蕨而動其憂念之心也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日月之變屢至而大夫之役未還室家憂念之情其可已乎噫日月之傷女心之傷卉木之萋女心之悲此情之所不能已也未見君子而其

憂念之情如此則既見君子安得不樂不喜而不自慰哉或曰所謂以禮自防者安在曰以禮自防非謂懼為淫風所染而以禮制之也人情思極則易至於怨怨極則易至於叛召南之大夫妻雖憂念其大夫而不敢怨其上此無他畏文王之禮義而不敢為非而以禮自防爾汝墳之婦人能勉以正殷其靁之室家能勸以義草蟲之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文王之風化至此深矣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仄皆反)季女

李曰大夫妻能循法度鄭氏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

為法度也○蘋爾雅云蘋萍之大者郭璞云今水上
之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陸
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
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
潦者道上流行之水説文曰潦雨水也方曰筐圓曰
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奠置也宗室
大宗之廟也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
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觀禮記之所謂芼用蘋藻即此詩所謂采蘋采藻也禮記所謂教於宗室者即此所謂宗室牖下也方其采蘋於南澗之中采藻於行潦之水既得之矣遂盛之以筐筥之器既盛之以筐筥之器又烹之錡釜之中既烹之矣遂置之於大宗廟戶牖之下而祭也其主此祭者誰乎乃有齊季女也王氏以為女既嫁然既嫁為大夫之妻安得稱女則知季女乃未嫁之女也

然祭禮主婦設羮豈有齊季女而主祭設羮乎孔氏以謂成其婦禮非也詩人言婦人欲成之祭主於此祭者何人也乃有齊敬之季女也欲成之祭設此祭也惟其未嫁之時如此則其既嫁乃能循法度也蘇黄門曰未嫁而習之既嫁為大夫妻則終身行之所謂能循法度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卿大夫之孝也惟卿大夫之孝在於循法度故其妻亦當循法

度禮記曰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以其能循法度也以此觀之則卿大夫與其妻亦當循法度無違於禮也

黄曰此一篇諸家之說皆非而陳少南之說爲當鄭氏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今既嫁爲大夫妻而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觀之法度故曰能循法度也女子先嫁三月教之於公宫公室教之已成牲用魚芼用

蘋藻所以成婦順故其詩曰于以采蘋于以采藻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蘇黄門亦謂未嫁而習既嫁為大夫妻則終身行之李迂仲亦從此說夫序者以為大夫妻說者以為未嫁之女序者特言能循法度而說者以為能循在家之法度何其費辭也蓋其說以為已嫁之婦則不當謂之季女不知女者婦人之通稱季者詩人之美辭曰季女云者猶所謂淑女也諸家既信淑女采荇采蘋以供祭祀而不疑則又何疑於

季女之采蘋采藻以供祭祀乎盖其求於詩不見其
循法度之意故以在家學禮之時為說竊嘗詠味此
詩見大夫妻動循法度不可紊亂采蘋於澗濵采藻
於行潦盛之以筐筥煮之以錡釜奠之於宗廟之明
處主之以齊敬之誠心陳必南謂采之有常地承之
煮之有常器奠之有常室主之有常敬故謂之能循
法度可謂得詩人之旨矣竊嘗論之人惟能不失節
於屋漏暗室之中而後能不失節於十手十目之地

平居不能以恭敬自養而欲一旦無失節於禮儀方行之時雖勉强莊肅而未有不進退失度者也今采蘋之大夫妻奉祀之禮不差豪釐非能循法度而然乎此詩與采蘩之詩其義亦皆然采蘩所以為夫人之主者特其用於公侯之宫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言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公三年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曰敬也曰昭忠信也是皆循法度之意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末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李曰爾雅曰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爾雅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

以此觀之則知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杕杜詩之所謂杕杜即赤棠也此甘棠乃白棠蔽芾毛氏以為小貌歐陽破之曰召公本以不欲勞煩人故舍息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蔽者謂蔽風日也芾茂盛貌觀我行其野之詩曰蔽芾其樗毛氏亦以為始生之木非也言此甘棠之下召伯聽訟之所南國之人相戒曰此木勿翦勿伐勿翦勿敗皆是斬伐之意則知拜者亦是不敢殘害也說舍也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深矣以召公之於南國其所舍之木而民相戒之以勿翦勿伐此豈有刑法驅之使然哉蓋民之愛召伯也深雖其茇舍之地而人猶不忍翦而去之則奉其教無有不致其敬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欽也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猶欽其位道也然觀召公之於南國於所舍之地民猶不忍去之至於孔子乃伐木於宋豈孔子不如召公哉蓋以召公之得志天下皆知其賢

故爱其甘棠而不忍伐孔子不得志天下之人莫知其聖雖木猶且伐之此不可以常理論也

黄曰竊意此詩作於武王分陝之後如何彼襛矣亦在於武王之時也何彼襛矣言齊侯之子則是侯國之事不得為雅甘棠言召伯之教則以併附之召南且甘棠之詩言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説在文王時文王方為西伯而召公亦稱召伯豈有是理按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

則決非為伯於文王時也此一篇大抵形容斯民思召伯之深而愛其所舍之木非愛其木也愛其人也愛其人則亦愛其木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南國之人不忍忘之及召伯既去而思其所舍之木相與思念相與告戒曰勿翦勿伐而毀傷之也是召伯之所舍也三歎三詠不能自已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遽敢加忍而毀傷之乎想其遺黎故老指甘棠以告其若子若孫而誦召伯所教使之世守而勿忘也據

此只言是召伯聽男女之訟不忍重傷其民而舍於甘棠之下故國人說而思之云耳而作序者發明之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蓋謂斯民之所以思召伯者非止於不勞民力一事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吾觀召伯之教不惟當時之不能忘而後世亦有所不能忘召旻之序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觀後世之所思則知當時之所愛也矣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

之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遂
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若宣子者亦
可謂自知也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因舉是詩以責之以為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
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君子之以責駟歂者是矣然以
竹刑比召伯之甘棠者則過也雖然召公所舍之木
人猶不忍去之孔子大聖人也而伐木於宋葢宋人
能伐其木而不能廢萬世之俎豆南國思召伯甘棠

於一時而學者思孔子杏壇於萬世孰謂吾夫子之不幸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李曰衰亂之俗紂之俗也文王之教既興則紂之俗可以革貞信之教興則雖有彊很暴虐之男不能侵陵貞潔之女男雖侵陵貞女而女終不肯從惟其不能侵陵貞女此召公之所以聽訟而決斷之也按禮記曰一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之為伯乃是武王之時而此甘棠之詩與行露之詩皆稱為伯者亦當追稱之耳○厭浥行露毛氏謂濕意也鄭氏

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爾歐陽以為不然男女淫奔豈更須仲春合禮之月遂以行露為非取喻言有露之時不欲早行以其多露不敢行豈有為淫奔之行哉此說未善詩之大意行露乃是喻耳王氏雖以為取喻乃以謂露之為物犯之則濡而天之所以成物也禮之為物犯之則汚亦人之所以成物也故詩人以露比禮行多露則人雖有夙夜之

心而莫敢犯者為其濡故也國多禮則人雖有昏姻之心而莫肯犯者為其污故也行於露中則濡固然矣行於禮安有所為污邪犯非禮則污矣惟蘇氏以為我非不欲早行以其多露故不敢行女子非不欲為室家以其強暴有所不可此說得之矣惟女子之自守如此故下文繼之曰云云此以見強暴之男而不敢侵陵貞女也王氏以謂雀穿屋以角而雀實無角而誣易見鼠穿墉以牙而鼠有牙其誣難知此說

不然龜山以為鼠無牡齒誰謂鼠無牙謂無牡齒耳説文曰牙牡齒也則知龜山為信陸農師又以謂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誰謂雀無角所以得穿我屋者非以角乃以咮也誰謂鼠無牙所以得穿我墉者非以牙乃以齒也故取喻以為女非無室家之道若謂無室家之道則何以速我於訟當時男子誣女子嘗有室家之約故雖召我獄其實誣之也惟召公能決其獄則誣罔者可以自明矣以男子雖召我

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以言不與汝為夫婦也大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蓋不善聽訟者則巧辭者得以逞其姦木訥者無以訴其冤矣惟善聽訟者則無情者不得逞其志盡其辭無情者既不得盡其辭則有情者皆得盡其辭矣如所謂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是所謂有情者得以盡其辭也按易之訟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

其辨明也女子之訟正得訟卦之初六陰柔之卦今也女子為强暴之男侵陵而女子不從以速我於獄今召伯聽訟終為之斷其情豈非其辨明乎說者以文王之化徒及於正信之女而不能以善而化之乃使至於訟夫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固未能至於無訟然其風化自文王即位之始安能變紂之淫風而遽至於無訟乎為是說者不足以病文王也

黄曰此詩雖在召公甘棠之後而乃在於文王之時或問曰子既以前一詩為武王時作而乃復以後一詩為文王之時可乎曰前後次第之失倫則後世之罪非作詩者之罪也且此兩詩之意甚明特學者習而勿察耳據前一詩乃是召伯聽訟之時不忍重傷其民而舍於甘棠之下故南國之民思之而作甘棠而此一詩乃是為召伯聽訟而作是行露作於召伯聽訟之日而甘棠作於召伯已去之後則予謂此詩

為文王之時作不亦順乎曰子既以召公在文王時未嘗稱伯則此詩言召伯聽訟何也曰前詩言召伯所茇乃是詩人之辭此詩所謂召伯聽訟是乃作序者之辭如詩言文王則是武王成王時詩序言文王則是文王時詩亦無害也或者又曰文王時未嘗分陜而又有召伯聽訟之句何也曰分陜則無之而聽訟則有何不可詳觀此詩乃是女子自訴之辭謂予豈不早夜而行之哉恐多露之汚吾衣耳女子貞潔

雖衣服猶恐沾汚如淫奔之詩曰無感我帨兮恐其汚我之帨也女子之貞潔如此而强暴之男乃欲侵陵之然事固有出於横逆之所加而不可以意曉者而惟明者能辨之雀有味而無角固也然雀無角而能穿屋誰信雀之無角乎鼠有齒而無牙固也然鼠無牙而能穿墉誰信鼠之無牙乎貞潔之女與强暴之男固無室家之道也然今乃速我於獄訟誰信無室家之道乎是其不可以意曉而惟召伯能明之故

繼之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以見召伯聽訟之明也
易之訟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雖小有
言其辨明也行露之訟正得訟之初六之意歟蓋陰
柔之卦乃初六也猶善柔之女為強暴之男所廹以
召伯之聽訟而強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非其辨明
乎或問曰當文王之時關雎鵲巢之化行而猶有強
暴之男淫奔之風何也曰當是時周家正信之教方
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

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遜陽則草木之摧敗
猶所不免自二南極而至於王道之盛則自復而臨
自臨而泰之時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
歟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能片言折
獄則巧辯者無所施其姦木訥者得以盡其辭然能
聽訟而未能使之無訟則亦未足為風化之至故自
大車之序而觀之則行露之詩固已為召伯能聽訟
之事自虞芮質成文王蹶生之詩觀之則召伯之聽

訟又不若文王之使無訟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李曰此詩言文王之化召南之國凡在位者皆節儉正直王氏云所謂文王之政者非獨躬行之教則亦

有慶賞刑威存焉王氏之說以周南為聖人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故其說經與周南而下召南覲孔子之言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則其所謂政者不務躬行之教不可也又嘗曰為政以德為政必本於德則政專在慶賞刑威不可也德如羔羊者言其在位之有德如羔羊之詩所言也亦如所謂麟趾之時也孔氏曰衣服多矣何以獨羔羊為裘按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

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亦如今言大夫之能羣而不失類行不阿黨然觀此詩言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言其節儉也下文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其正直也以羔羊為表而五總可以見其節儉非謂如羔羊之節儉也使羔羊果能節儉正直以為德如羔羊猶可而羔羊未必耳何孔氏云爾者是求其說而不可得故為是說也羔羊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是特辨其名爾詩

之意蓋言以羔為裘如羔裘晏兮亦是以羔為裘故也羔亦名其為羊也革毛氏以為猶皮也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故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固不同類毛氏以革為皮故孔氏以為對文言之則異散文則皮革通也緎爾雅曰羔裘之縫也以為五緎既為縫則五紽五緫亦為縫也諸家之說五紽五緫皆未甚分明故予竊以私意求之蓋謂五次縫之以羔裘之或縦或幣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也退者自

朝之辭禮記曰朝廷曰退是也惟退爲自朝之辭則知自公門也鄭氏謂退食爲減膳從公爲正直順於事其說不通矣委蛇委蛇韓詩作逶迤毛氏則以爲行可蹤迹鄭氏則以爲自得之貌按左氏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委蛇者順於道則可逆於道則必折之左氏之意

謂委蛇為自得也言召南之在位其心無邪故能雍容自得蓋人能平其心則無入而不自得其心不平矣安能雍容自得也詩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雖不言其正直而正直之意自見此以見詩人可謂善形容者矣下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其意一同但便其韻也

黄曰詳觀此詩乃知二南皆是文王之風化初無淺深之辨序者曰鵲巢之功致蓋大其始於閨門而後

及於在位此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之效也曰鵲巢之功致亦如桃夭言后妃之所致為之於此而自化於彼豈有刑法之所驅哉德如羔羊先儒以為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公羊傳何休云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故詩人取而形容其在位者之德然觀此詩言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特言以羔為裘而以素絲組之初非以羔羊比在位之德也其曰德如羔羊謂如羔羊之詩所言耳如關雎樂得淑女是關

雎之詩樂得淑女也仁如騶虞是仁如騶虞之詩所陳者也則德如羔羊其義亦然鄭詩言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唐詩言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孔子鄉黨言緇衣羔裘則是古者以羔為裘亦在位者之服今召南之在位者之服化文王之政躬自節儉不事華侈一羔裘而五緵之不惡其敝也鄭氏又以退食自公為減膳委蛇為自得夫以委蛇為自得則近之以退食為減膳則非也詩人但言在位者退朝之時其出

公門入私門有和緩之容無私交之行以見其正直之德耳蓋人惟心無欺故其進退無愧而容止可觀詩人不形容其節儉正直之事而特形容其自得之意則其德自可見左氏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而穆叔知其必亡因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句以譏之蓋衛孫文子素無正直之心故其進退自無和易之容也吁文王躬行於閨門而化及於在位禮義之感人何其速歟楊綰清儉一旦為相而郭

子儀為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若楊綰何足以語文王之化而亦足以見禮義之感人動物如此之亟哉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李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言奉使施命於天下不遑寧居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男

曰室女曰家召南大夫之妻而乃曰室家者說詩者不可泥於一字之間也毛氏以召南之大夫為召伯之屬孔氏云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所謂召南之大夫非必召伯之臣也自陜而西而南方之國皆召南之大夫也

黄曰召南之大夫說者以為召伯之屬然文王之時召公尚未分陜文王未嘗稱王召公為諸侯之臣而其下安得有大夫或者問曰詩序言召南之國召南

之大夫何也曰此特別其非周南之詩爾豈謂在文王之時召公已有其國已有其大夫哉曰召南之國召南之大夫是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故周南之汝墳召南之殷其靁皆婦人被文王之化而知君臣之分閔其夫之勤勞而復以君臣之大義勉之則文王之化深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李曰殷雷之聲也南山之陽山南曰陽也側者山之左右也下者山之足也違者去也遑者暇也振振信厚也鄭氏謂雷以喻號令揚子曰鼓舞萬民者其惟號令乎鼓舞萬物者其惟雷風乎雷不一風不再是以雷而喻號令也蘇氏以雷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亦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

得其説不如鄭氏至王氏雖以雷喻號令而以南山之陽謂宣明君之號令以南山之陽取喻明君其説不通王氏以謂在南山之陽謂明君之號令則在南山之足將明而晦矣此其説可以攻王氏之膏肓也上既言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既而在山之側既而又在南山之下此言雷之在此復在彼以見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在彼又在此以見勤於王事也下文繼之曰何斯違斯斯此也王氏以上斯為君子下斯為

此不如鄭氏皆為此也言何以為在此今又去此也以見不遑暇處之意奉使未嘗遑暇既在此又在彼其勤勞如此其妻又勸之以義曰信厚君子未可以歸見其妻賢也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即汝墳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勸以義即汝墳所謂猶勉之以正也王氏則以為此詩未若汝墳之盛故繫之召南王氏之說多生分別謂周南周公也故其詩乃聖人之事召南召公也故其詩乃賢人之事遂以摽有梅不若

桃夭小星之詩不若樛木殷其雷之詩不若汝墳者
皆分别錙銖之輕重豈知詩人之意哉夫汝墳之勉
以正殷其雷之勸以義蓋其義同其辭則異耳
黄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鄭氏以為雷喻號令蘇氏
以為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見亦猶召南之大夫遠行
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李迂仲以雷在南山之
陽既而又在南山之側既而又在南山之下以喻大
夫遠行從政既在彼又在此以見勤於王事然詳味

此詩乃是興也非比也夫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此人情之所同然也召南之大夫妻聞雷聲在南山之陽因念其夫行役之勞曰何日至此南山之陽乎抑其已違此乎想其不敢遑暇而少息於此也因聞雷之聲而動其思念之情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但便其韻以協聲耳不必求其異義也振振信厚也既以情閔之復以義勸之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勉其以信厚之德而終

其思歸之念也夫君雖以虐遇我而不敢萌一怨心者惟信厚君子能之若大夫妻可謂能以義勸其君子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皆怨望之辭也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知閔其勤勞而不知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妻可謂不以家忘國不以情廢義不以私害公此實人之所難也而婦人有能之者昔王陵在漢母在楚漢使至其母泣告之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無以妾故

持二心遂伏劒而死吁有若是婦人也哉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既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李曰商紂之世風化既衰男女淫奔故嫁娶多失時至被文王之化衰亂之俗微正信之教興故男女各

得及時而嫁娶也桃夭之詩則言周南之國男女各得其時此詩則言召南之國男女各得其時以見文王之化所及者遠矣○摽落也迨及也塈取也梅之落也始見其實之多其見在者有七已而其實之少其見在者有三既而則盡落矣故頃筐取之於地毛鄭之説以迨其吉兮謂女子之嫁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其今兮謂其急辭迨其謂之謂男女之相奔不禁按詩序曰召南之國被文王

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若以為雖夏末大衰則是既失男女之時矣況所謂男女相奔而不禁文王之化既被召南則無有淫奔之俗矣今尚相奔而不禁何足以為文王之化哉毛氏以為男女相奔而不禁蓋泥於周禮媒氏之云媒氏相奔不禁蓋禁下文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而言之說者徒見媒氏相奔不禁之文謂成周之政相奔者不禁是不詳考周禮之文也今此詩所言者當從歐陽之說謂梅之盛時其實

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之意以摽有梅為戒言盛年難久當及時求庶士以相合也桃夭之詩盡言男女及時如桃之少壯此詩言男女及時則以梅落為言則是以梅為戒也吉歐陽以為宜言取其宜為婚姻者而求之也今歐陽以為時今不必謂時但言可嫁娶則行也謂歐陽以為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乃以為梅實於仲春之時則宜嫁娶今梅實摽落已失婚姻之時

也其說與毛鄭不甚相遠是皆不詳考之於詩故其說至於此也

黄曰此一篇與桃夭之詩同義桃夭以桃為諭摽有梅以梅為諭皆取其及時之詩耳王氏曲為之說且謂梅實於仲春則宜嫁娶今梅摽落則已失婚姻之時果如是說則豈男女得以及時之義乎逌仲謂詩人之意以梅為戒言盛時之難久常如此是亦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予以為其實七兮自七而三

自三而至於頃筐塈之猶女子自少年及於盛年而至於將嫁之時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諸家多以為取其時之吉予以為衆士之求我而必擇其吉士以從之迨其今兮毛鄭以為急辭予以為當其時也迨其謂之毛鄭以為男女之相奔不禁固已害理少南謂此時可以言許也亦未為盡予以為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然桃夭言婚姻及時而此詩言得以及時云

者謂僅及時也以時云者從容乎其時也二詩之作亦有間矣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李曰鄭氏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然所謂妒忌者不必分別色與行也如所謂妒賢嫉能者豈是行與色哉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則行亦謂之妒明甚豈可分別行與色哉夫人無妒忌之行故有恩惠及於賤

妾使得以進御於君所而賤妾亦知以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此所以能盡其心也夫以恩惠及於衆妾而衆妾能盡其心施報之道王氏乃謂言惠而不及於仁言行而不及於德此召南之事也此皆泥於周南之下若以召南言惠而不及仁則仁如騶虞非仁而何若以為言行而不及德則德如羔羊非德而何此皆王氏之鑿也

黄曰江沱之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則美

在嬪妾而罪在夫人莊公之嬖妾上僭莊姜賢而不答則美在夫人而罪在嬖妾是故夫人不能無妒忌是之謂無其德衆妾不能盡其心是之謂不知命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而賤妾雖得進御於君亦知其命有貴賤眞可為萬世閨門之法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李曰毛氏以嘒為微貌王氏以謂小明小星無名之小星也毛氏以為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按詩三星在天綢繆束薪三星鄭氏說一則為心星一則為參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心與參皆三星今此云三五在東焉知其非參心邪其所以為心星者蓋以下文惟參與昴昴六星則五非下章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也噣星者柳星也元命苞云柳五星爾雅云咮謂之柳天文志云柳為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

鳥星之口故謂之㖨也參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元命苞云昴六星小星以譬賤妾也三五以喻夫人也以衆星之小同列於三五參昴之舍以次列見於天亦猶賤妾之卑以次進御於君所也故下文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此言賤妾進御於君也肅肅疾行也宵征夜行也言衆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或夜來早往或早往夜來不敢當夕者寔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也衾裯

也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進御於君不得當夕者則以禮命不若夫人之尊也蘇氏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此以見衆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夫人能無妒忌之行故衆妾感其恩不敢與夫人齒以見夫人稱其職衆妾報其上也王氏之說則謂三五陽星也夙夜在公陽事也故以陽星况之參昴陰星也抱衾與裯陰事也故以陰星况之然按詩肅肅宵征夙夜在公亦是陰事安得以

為陽事王氏之鑿類多如此

黄曰嘒彼小星為衆妾之喻三五在東為夫人之喻三心也五噣也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衆妾代夫人以御君子宵征即所謂進御也肅肅敬也雖進御於君而不敢忘敬故亦不敢恃恩以慢事此知命之賤而不敢與夫人齒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留也亦衆星之所尊者也寔命不猶申言其命之不同也夫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今衆妾

雖得進御於君而益自知命夫人有餘恩而妾有餘敬想其閨門之中和氣所聚其樂可勝言哉故曰閨門萬世之法也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徒河反之子歸不我

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李曰古者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春秋書齊人來媵晉人來媵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從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者嫡逸媵勞此理之常媵之遇勞何怨之有詩人以為媵遇勞而無怨者則以其不備數雖遇勞而無怨然後為賢也惟其無怨故嫡自悔過也程氏謂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是也孔氏謂宜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

而不怨於嫡蓋言嫡專寵不得與之偕行其說非矣
既不得為媵又豈有勤勞之事孔氏遂以為勤者心
企望之企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此說皆非夫人以
備數則遇勞而甘心焉今既不以其備數而遇勞則
人之情不能無怨人之所怨而已獨不怨此其所以
為賢也江沱按禹貢岷山導江又東別為沱為梁州
之域也江沱之間即梁州之界也此詩言江有沱江
有渚亦如漢廣之詩言江漢也漢廣之序曰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是知作詩者在江漢之間也故其詩謂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故指江漢以為言今此作詩者乃在江沱之間故亦曰江有沱江有渚江有汜皆詩人所見也王氏謂汜之别甚於渚渚之别甚於沱遂以喻夫人專寵益甚程氏則謂汜與沱之小者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别幾於類矣言水之分流以喻夫人不專寵益甚一則以為夫人專寵益甚一則以為夫人不專寵益甚要之詩人本

意不如此詩人之意但以謂江則有汜有渚有沱夫人則有媵今夫人固當有媵也今之子于歸歸者嫁也不我以鄭氏謂與也言夫人不我與也不我與其後也則能悔過處止也言悔過自止也其嘯也歌此為不怒也小星之詩則為夫人者當如此江沱之詩則為媵者當如此夫人欲衆妾之盡其心則必使之進御於君而衆亦自然能知貴賤不同而不敢與夫人齒妾欲夫人之悔過則必遇勞而無怨而夫人自

然悔過也大抵不怨者乃是使人悔過之道也以舜之為人子勞而無怨雖其父不肖猶使之底豫況不為瞽瞍者乎學詩者能以此詩推之而知所自反為人子為人臣者皆可為消怨之道不獨媵之於嫡也

黄曰嘗誦詩至此蓋喟然而歎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汜之媵妾雖然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而衆妾盡其心此固美事也使夫人不能如小星而如江有汜則衆妾亦將不盡其心乎為人

子者必待父之慈而後孝為人弟者必待兄之友而後敬為人臣者必待君之聖而後忠則其為孝為敬為忠亦不足道矣夫夫人而惠及賤妾則妾媵之心固所當盡夫人而不以媵備數媵妾之心尤不可以不盡故小星之妾能盡其心知命者也江沱之媵勤而不怨亦知命者也江沱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江沱乃岐西之地也居江沱者而以江沱起興亦猶居汝水者以汝墳起興居漢水者以江漢起興謂

江有汜有渚有沱猶嫡之必有媵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娣姪從之則嫡之於媵其貴賤不同而恩不可以不及故此詩之意謂江尚有沱有渚有汜而夫人之於媵妾乃不我用不我與不我過其不以我備數如此然嫡尊而媵卑嫡逸而媵勞命也我其可有怨心乎在我者惟當盡其心而已惟媵能不怨故嫡亦自悔始雖不我與而終乃與我同其處也始雖不我過而其終乃與我同其歗也嗚呼天下豈

有誠而不動之理哉人惟能誠於暫而不能誠於久未為一善而已先責人之不我報則其不能感動人物也固宜江沱之媵妾愈勤而愈不敢怨若將終身焉此非勉也誠也誠之至天理之所感發夫人安得而不自悔乎此至誠悠久之效也舜處父子之難而益盡其孝文王處君臣之難而益盡其敬皆此心也吾以是知此詩不特可以為媵妾之戒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亦當以是為法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本反）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李曰言紂之時彊暴之男侵陵貞女遂爲淫亂之俗至被文王之化雖當時風化既衰而人皆知無禮之爲可惡也文王之化能變紂之汚俗則衰世之公子

宜若難化乃能使之信厚紂之亂世宜若淫奔莫之能革而文王之化乃能使之惡無禮葢方其從汚俗之中則不知非禮之為可惡也文王躬行於上則民知非禮之可惡則知禮之為可從也○齊人以麕為獐則麕者獐也此有三說鄭氏之說則為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然按昏禮用鴈幣未聞用麕肉也王氏遂以為昏禮贄不用死今

用死則非禮之正也然猶不為無禮其説與下文不相貫惟歐陽公以為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為能知亷恥之潔不使為物所污奈何彼女懐春吉士遂誘而污以非禮吉士猶然疆暴之男可知矣有女懐春思春以男女相會也吉士誘之毛氏以為誘道也鄭氏以為使媒人道成之王氏以為不能無懐也然吉士誘之豈是美辭哉所以責之之辭也言有女懐春而吉士可以誘之乎吉士

猶善人也吉士乃誘人之女何足為吉士哉乃痛責之樸樕小木也歐氏王氏以林有樸樕為一意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為一意歐氏以林有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為薪王氏則謂林之有樸樕雖小而可免於陵踐夫白茅純束皆是連於林有樸樕之文不可但以為連野有死麕之文邵氏以為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為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其文不相對不當言樸樕之中及野有

死鹿也惟蘇氏以樸樕小木也將取樸樕死鹿以為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然不知當時白茅之束樸樕當何用姑且從蘇氏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尨狗也歐陽謂淫奔之俗相戒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其淫奔恐其見疑也不如鄭氏以為奔走失節動其佩飾非禮相陵則狗吠其説得矣蓋此乃相戒以無犯非禮則其容舒遲其心安閒

其與疾行妄動氣息茀茀者異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嘗以謂人能充無感我帨之心則禮不可勝用矣

黄曰此一篇皆詩人責淫奔之辭而毛鄭之説皆失其義謂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為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故以麕肉為禮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謂仲春嫁娶之時男子當使媒妁以誘導其女夫麕非昏禮所當用

也誘非正禮之所當為也毛鄭之説可知矣歐陽謂吉士且爾彊暴之男可知則是舉召南之國皆淫奔者也安有是理哉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諸家以為奔走失節則動其巾帨非禮相陵則見吠於犬此皆誦詩而不可以興者也予以為前一章為責男子之辭次一章為責女子之辭末一章則惡無禮而欲遠之之辭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之至也茅之為物薄而用

可重也故此言野有死麕之肉人且以其可食之故而包之以白茅之潔惟恐為物所汚況吉士可以誘懷春之女哉此深責男子之辭如氓之詩美反正刺淫泆亦曰士之耽兮蓋以吉士責之而使之知愧耳林有樸樕之薪野有死鹿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況如玉之女其可以不自愛乎此深責女子之辭如蝃蝀止奔之詩曰女子有行蓋以女子責之而使之知愧耳至末章又深惡其無禮而欲遠之

曰女無疾行無動我帨無驚我犬夫彼之疾行未必能動我佩驚我犬也是特惡之之辭耳如谷風刺夫婦失道之詩言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未必果逝我梁發我笱也惡之之深故亦遠之之深此一篇所以為惡無禮之詩歟或問曰江漢無思犯禮而此復惡無禮何也曰當商之末衰亂之俗猶存文王安能使人之盡知禮哉向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則不知無禮之可惡今被文王之化而羞惡之心不能

自己此所謂正信之教興也如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至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淫奔之恥國人不齒此詩所謂猶惡無禮者亦幸之之辭歟

毛詩集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吳　銓

毛詩集解卷四

宋　李樗黄櫄　撰

何彼襛（如容反）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李曰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言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預云不稱字以王尊是也謂之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則必非文王之女故毛氏以為武王之女也若以為武王之女則不當列之於風當列之於雅列之於風則疑又非武王之女也姑且存之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此其常也以天子之女乃下嫁於諸侯故言雖字以王姬之尊故下於王后一等而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為鄭氏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是也

以王姬之尊如此宜其侈貴驕之勢不能執婦道

今乃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此詩人所以美之也

○襛毛氏以為戎戎也韓詩以襛作茙說文以為衣

厚貌大抵襛是華之貌郭璞云唐棣今白移也陸璣

云唐棣郁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何其容如此之

盛乃唐棣之華也以譬王姬容色之美也鄭氏謂何

不敬且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

敬和不如蘇氏以為見王姬之車者皆相告曰何不

敬和乎此乃王姬之車也以人之見王姬之車猶且肅雝則王姬之肅雝可知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鄭氏謂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然所謂華如桃李但只是喻王姬顏色之美也如上章言唐棣之華亦是專言王姬顏色之美有如桃李之華故繼之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平王之孫下嫁於齊侯之子也如下章言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此則美齊侯之子故繼之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言齊侯之

子娶於平王之孫也魚之所以龍釣之者維以絲為繩也如王姬之貴所以娶而得之者以其有禮也平王毛氏以為文王正也文王謚之曰正各論其德所稱不一如稱文王皆曰寧王是也說者又以平王為周東遷之平王若以為東遷之平王則不當列之於二南矣古之王者其說不一如詩稱成湯曰武王䧺不勝所謂武王安可以為周之武王乎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所謂成王安可以為周之成王

予宋朝太祖皇帝曰聖祖太宗皇帝曰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此平王亦為文王也平王既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之子亦非齊國之子也齊一也夫以王姬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又安知禮果為何物哉今乃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此其所以可嘉也觀帝乙告女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男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觀帝乙之所以告其女之辭則知婦

人多以富貴之勢驕陵夫家也堯之二女嬪于虞是行其婦道於虞舜也以堯之女天子之女也舜乃歷山之匹夫耳天子之女下嫁於歷山之匹夫又不比於王姬下嫁於諸侯矣而乃能行婦道非獨舜刑于寡妻其盛德之所致亦可以見二女之為賢者也自漢以來為公主者多以天子之勢陵轢夫家受其禍者十常八九至於有詔俾之尚主則牢辭固避惟唐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而公主行舅姑禮憲宗時

岐陽公主下嫁於杜悰而主事舅姑以禮聞亦可謂有名南之遺風矣

黄曰以王姬嫁諸侯不足為過而詩人美之何也曰以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於諸侯之國此詩人所以深取而豈徒形容其下嫁於諸侯哉婦人之情狃於富貴習於驕侈初不知禮義之為何物今也忘其所可恃而盡其所當執非其恭敬和順之德素畜於中者安能如此哉觀帝乙告女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

而驕諸侯隂之從陽女之從男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豈非以婦人之所難者有此乎婦人之車服視其夫之禄秩惟王姬則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如王后之五路則以厭翟為次是王姬之車也王后之六服則以褕翟為次是王姬之服也詩人所以樂稱王姬之車服者豈以其車服之足貴哉以其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耳○何彼禯矣唐棣之華說者以為歎王姬顏色之美非也曷不肅雝王姬之

車說者以為王姬方在車中有和敬之貌亦非也詩人但言王姬車服之盛如唐棣之華故見王姬之車者自有肅雝之心見王姬之車者如此則王姬之德可想而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說者疑為周襄之詩蓋考之春秋莊公九年夏書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冬書王姬歸于齊魯莊之九年即莊王之四年也故以平王為周平王然春秋所書王姬與齊襄公之淫僻又何足美詩自周太師之所編而後又

經吾夫子之手豈若此其失倫哉商頌言武王載旆可以為周之武王乎書言成王畏相可以為周之成王乎書稱文王為寧王則平王乎平正之王也易稱賢諸侯為康侯則齊侯齊一之侯也李迂仲又自疑此詩若是武王之女則不當列之於風以為姑且存之予請矢之曰婦人未嫁則從父母既嫁則從夫王姬雖武王之女而嫁諸侯之國則列之於風亦無可疑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鄭以為相求以道迂仲以

為相求以禮竊皆以為不然詩人但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宜相為耦如以絲為綸得其所宜也噫二女之嬪于虞亦豈二女之自能爾哉有父如堯有夫如舜雖欲不賢其可得也以平正王之孫嫁齊一侯之子其肅雝之德亦有所自來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彼茁者
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李曰應者效也鵲巢化行此其效也亦如麟趾之詩
言關雎之應皆是其應效非主其應瑞也鵲巢之化
行則是齊其家室故人倫既正既齊其家故推而行
之於朝廷而朝廷既治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天下純被文王之化由内
以及於外由近以及於遠此乃先後之序如此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則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矣非惟天下之民皆被其澤而草木亦皆被其澤焉故庶類蕃殖其化既及於民又及於萬物此又其序也孔氏曰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然以禮自防大夫妻之常爾何足以為朝廷既正乎要之不必如此也所謂仁如騶虞亦如所謂德如羔羊也然

召南之風乃諸侯之風謂之王道成者此序之所謂先王之所以教也蓋言召南之諸侯推其仁心則可以知其王道之成矣昔魯恭為中牟令隨行阡陌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人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人乃矍然而起與恭語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蝗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以稚子有仁心然後可以見縣令之賢以諸侯之有仁心然後可以見先

王之教也○茁毛氏曰出也按説文茁草初生出地貌葭毛氏曰葭蘆也顧野王曰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蓬毛氏以為蓬草名爾雅曰齧彫蓬薦黍蓬蒿屬也豝毛氏以為豕牝曰豝説文曰豝牝豕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毛氏以為一歲曰豵鄭氏以為豕生三曰豵其説皆不同按説文謂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説文以為豵生六月豚即毛氏所謂一歲豵也鄭氏以為豕生三曰豵即説文謂一曰一

歲豵尚叢聚也彼茁者葭此言蒐田以時也壹發五豝此言庶類蕃殖也蓋蒐田得其時故國君於此草方生之時而田獵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蓋言似騶虞之有仁心也按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可謂有仁心矣國君之射雖有五豝之多但一發矢焉可以見其有仁心矣故譬之騶虞歐陽公之說則按賈誼新書以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其言以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

者以騶虞為獸然考之於司馬相如文獸者囿騶虞之珍羣見封禪書則漢之時亦有騶虞為獸者歐陽之說又曰上文叙文王之田獵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竊嘗以其說為不然所謂于嗟乎騶虞蓋如麟趾于嗟麟兮蓋上文言振振公子信厚故于嗟麟兮以公子如麟也今此詩言壹發五豝而後言于嗟乎騶虞以見其仁心如騶虞也若以于嗟乎騶虞為曾騶

虞之不若則是于嗟麟兮亦麟之不若也劉氏云先儒行瑞應之説非矣何必以騶虞之説為囿名耶此説得之

黄曰箋註之學以騶虞為義獸謂其不履生草不食生物有至仁之德鵲巢之化行而騶虞之瑞應此固漢儒之陋不足辨矣或者又謂詩人託騶虞之德以喻文王故曰仁如騶虞則只是騶虞之詩亦猶言德如羔羊好賢如緇衣之類是也賈誼新書言騶者文

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禮記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之不為獸夫復何疑諸家又謂文王出而獵害田之獸虞人翼五豝五豵以進而文王止於一發故詩人以文王之仁而知王道之成也予以為仁民愛物文王之心固然而又何待於射獵之時而見之哉嘗妄攷之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之中蓋虞官精於射獵而熟於從畋也今當葭蓬茁茂之時而田豕衆多之際為虞官者乃能有不忍之心

不欲盡獮而多取五豝而一發之豈其不能獮哉不忍故也故詩人以為文王之化至於騶虞之仁則其化深矣文王之躬行始於閨門推於朝廷至極於天下所謂正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也觀召南之化自鵲巢而至羔羊自羔羊而至騶虞則化無不及也周太師編詩以騶虞繫於召南之終而序曰鵲巢之應也蓋以為關雎鵲巢王道之始而仁如騶虞則王道之成也積而至於成王

之時則仁及草木而牧羊之童亦有愛物之心又豈

騶虞之知仁哉噫吾觀王者之化必至於匹夫匹婦

莫不純被鳥獸草木莫不咸若而後為極至苟賢人

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遜知

禮而民不免為盜賊則不足以語王道之成也

鄁柏舟詁訓傳第三　國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李曰衛頃公貞伯之子康叔八世孫也不遇者君不

受己之志也故曰仁人不過而小人得在君側何也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未有君子進而能與小人共事者亦未有小人進而能與君子共事者也君子之心在於格其君小人之心在於媚其君君子之心在於憂國小人之心在於蠹國君子之心在於進賢小人之心在於妒賢其行事如氷炭之不相入此其所以不可與共事也觀論語載君子小人未有不相反者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其行事之相反如此安可與共事哉故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今衛頃公不能別白邪正而仁人使之不遇而退則小人安得不羣處於朝廷之上乎此變風之所以作衛之所以衰也汎汎流貌耿耿猶儆儆也王氏曰柏者天下之良材也而不宜以為舟柏而以為舟亦汎其流然非柏之所宜也毛氏曰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一則以柏不宜為舟一則以柏宜為舟二說將安所折衷乎然觀詩之意則毛說

為長柏者宜為舟也宜為舟則可以載物今乃不用則汎汎然虛流為水中物爾是雖以為舟而不能盡柏之用亦如仁者宜在高位今乃與衆人並列於朝雖曰在朝其與在野無異君子之仕欲行其道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今徒然食其禄而道不行豈仁人之本心哉此其所以儆儆然不寐如有隱痛之憂也鄭氏曰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嗚呼仁人之所憂者憂國也國將危亡此仁人之所

憂若以爲憂在見侵害是何待仁人之淺耶憂之淺
故酒與遊遨可以改憂憂之深故酒與遊遨不可以
改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言我非無酒可以遨遊謂
此憂不可以酒觧也亦非遨遊之所能釋也我心匪
鑒不可以茹毛氏謂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鄭氏云
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匪茹
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内心度知之歐陽以其說
爲不然則以鑒之爲物納影在内凡物不擇妍醜皆

納其影至於仁人不能如鑒之皆納則為羣小之所譖故下文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可轉心不可轉席雖可卷心不可卷則知鑒可以茹我心匪鑒不可茹此以見仁人之心也不能兼容善惡故為小人所譖也蕭望之張堪劉更生金敞同心輔政當時許史恭顯不以為便鄭朋華龍等欲入更生等不從遂為恭顯所譖望之等不能兼容所以致鄭朋華龍之譖則知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安

得不爲小人之所怒哉夫道不同不相爲謀既有君子小人之黨則雖親戚不可據也如王國寶乃謝安之婿范甯之甥如國寶小人則雖謝安范甯之賢亦皆譖之如韋執誼杜黃裳之婿也黃裳方引舉賢以佐中興則雖執誼亦皆逐之其道不同則雖至親亦不可以共事也以衛之仁人兄弟既入於小人之黨矣安可以爲依據哉薄言往愬則適所以逢其怒以仁人愬於仁人則如水以投水以仁人之情愬於不

仁則如水以投石也安得不遭其怒哉若仁人者可謂孤立無助矣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言其堅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言其平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富也選其數也如左氏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各有威儀也賈誼言接君臣上下兄弟內外以事各有容止是也衛之仁人其行事未嘗變其所守使常人過其譏謗則必失措矣安能堅過於石乎安能平過於席乎安能不失其守乎仁人之心其堅如此

以見夷險不易其操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

孔子事君惟盡其恭而當時之人尚指以為諂豈遂

變其節也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或以為見怒於羣小

或以為仁人慍於羣小家語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是仁人見怒於羣小也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士增兹多口是仁人怒羣小之人也二說皆通閔病

也言為小人所病者多矣蓋言為小人所譖也觀此

可以見小人之情狀既肆其譖言已病君子而小人

得志又從而侵侮之以見仁人之不幸也仁人既爲小人所譖安而思之寤辟有摽言寐而拊心也摽說文曰擊也日乎月乎何迭而微也歐陽以爲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猶言日朘月削也遂以鄭說爲不然然觀十月之交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蓋言月則微矣日未嘗微也今日月皆微以見其失常也君猶日也臣猶月也小人用事則君將失其權矣故告之曰日未嘗微今乃日月皆迭微是

失其常度也惟其如此故我之媿辱如衣之不澣濯也雖然如是静言思之不能奮飛以小人讒譖又為小人侵侮宜可以去國也然猶不能奮飛而去以此見仁人之用心也鄭氏曰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此說得之孟子不遇於齊王三宿而後出晝此可以見其情也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觀柏舟之仁人為羣小之所譖未嘗以夷險易其操雖則如此亦未肯輕去其國此以見仁人之如是

也欲觀諸柏舟當觀屈原之離騷其言憂國之將亡彷徨不忍去之辭使人讀之者皆有憂戚之容知離騷則知柏舟矣

黄曰君子既不為時君所用又為小人所侮則亦可以去矣而君子乃有惻然憂國不忍舍去之志鄭氏曰不遇於君而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此說得之孟子不遇齊王三宿而後出晝曰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屈原離騷之作言國將亡有彷徨

不忍去之辭亦此志也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

志之不易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訧音尤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

李曰並后匹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並后為亂之本

者如幽王以申后為后繼而又寵褒姒晉獻公之寵驪姬唐高宗之寵武后皆為國家之禍如齊桓公可謂賢矣以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雖有九合之功卒不免有五公子爭立之禍其死也尸蟲出於户外經時而殯則嫡庶之分不可不明也夫子於詩春秋皆詳著之如此詩與白華之詩隱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所以正嫡庶之分也莊姜者莊公之夫人也美而無

子公子州吁乃嬖人之子也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
之母子也惟州吁之母上僭故莊姜之所以失位此
詩之所以作也綠兮衣兮綠衣黄裏綠間色黄正色
青赤黄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騮間色也東爲木木
色青故青爲正色木剋土土色黄並所剋爲間故綠
色青黄也南爲火火色赤故赤爲正色火剋金金色
白紅色赤白爲間也中央土土色黄故黄爲正色土
剋水水色黑故騮色黄黑爲間色也白黑皆然今也

以綠為衣以黃為裏則是綠色反見於外而黃色反隱於內此以見夫人失位也衣在上裳在下以間色居上以正色居下亦以見妾上僭也國之有名分如人之有首足也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何以為人令嫡反在下妾反居上何以為國名分之不正則國隨之亡故曰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也曷維其亡言其憂無時而亡也黃裳在曰曷維其已言誰能已之曷維其亡亡之祥也所謂曷維其亡

正是上文曷維其已之意不得以爲亡之祥也名分之不正固是亡之祥覸詩之意必不如是也毛氏以謂以絲爲本以綠爲末絲爲本者言如治絲本末不可易亦猶嫡妾尊卑之不可亂然以詩之上文覸之則其説不通矣不如王氏以爲絲本白也既綠則不可復黄矣猶之皆女子也既妾則不可以復嫡王氏之説固勝於毛氏又不如黄曽直以爲均是絲也既綠則不可尚黄均是女也既妾則不可復嫡謂尚黄

則與上文合也蓋以女氏黄緑者如序嫡妾之分如此之不明此君之罪也古人鄭氏謂制禮者不必以為制禮也言古人之能正嫡妾之分故我思古人能使人無過差之行妾之所以上僭嫡者非妾之罪國君使之然也妾之所以能知尊卑之禮亦非妾之賢乃國君使之然也絺綌所以當暑令乃當淒風之時以待寒以喻莊公所以御莊姜者非其道也思古之人能使嫡妾貴賤各得其序此所以實得我之心也

黄魯直以為綠衣莊姜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言之則必曰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今莊姜之辭如此其心可知矣綠衣之詩但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以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而其辭意不失之迫切欲知詩之敦厚者當以刺詩觀之方其美之則未足以見其敦厚惟其刺之然亦辭不迫切故可以知其敦厚也

黄曰並后匹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如幽王寵褒姒晉獻公寵驪姬唐高宗之寵武后皆為國家之禍齊

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雖以九合之功卒不免五公子爭立之禍孔子於詩於春秋著之甚詳以此爲亂亡之基也漢高帝欲立趙王如意若非張良四皓漢祚危矣故莊姜此詩亦是憂國之辭非但傷已而已且傷己之詩則當曰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今莊姜辭不迫切而有憂國之念欲知詩人敦厚者尤當於刺詩觀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乎郎反）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李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莊公死桓公立州吁殺之故其母戴

嬀於是歸于陳此莊姜送歸妾而作此詩以見己志也燕燕鳦也燕謂之燕燕者孔氏云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其羽毛氏云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鄭氏釋之以謂張舒其尾翼也觀左氏所載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公孫僑對曰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見襄公二十二年詳觀左氏此義則是差池葢有異同之論故杜元凱以為不齊也惟差池為不齊貌則差池其羽

乃是羽翼不齊也言戴嬀之歸國也莊姜送之相別之時故取燕之羽翼不齊以為譬故下文曰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其飛上下其音上下者是不齊也則差池當以為不齊也將别之時亦如燕翼之不齊所以取以為喻也鄭氏以頡頏為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言其感激聲有小大其說誤也王氏以謂燕方春時以其匹至成巢而生子皆是求之過

也子戴嬀也戴嬀之歸我乃遠送于野也將毛氏以為行不如鄭氏以為送如鵲巢之詩曰百兩將之亦是送也遠送于南陳在衛之南故遠送于南也按左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此莊姜送歸妾乃遠行于野者鄭氏云舒己憤盡己情讀詩者當觀其意不可苛細繳繞如法家流也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弗及故念之泣涕如雨也說文曰無聲出涕曰泣佇立以泣言久立而泣也實勞我心言

思念之心勞也仲戴嬀字也任毛氏以為大蓋按諸爾雅鄭氏謂以恩相親信蓋按周禮而言之當從鄭氏塞實淵深也惟其心之塞故不至於作偽惟其心之深故不至於浮淺温和也惠順也既和且順又且善慎其身亦可謂賢矣終温且惠言終始如一也以舜之德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所謂温者惟舜盡之所謂塞者惟舜盡之今戴嬀為婦人而其心塞淵終温且惠亦可同於虞舜乎蓋所謂塞淵温惠者亦如文

王之稱文孔文子之稱文公叔文子之稱文雖文則同亦有上下之不同也戴嬀將歸之時猶思先君不見荅之故勸勉寡人寡人莊姜自稱也其歸之時猶思先君勸勉寡人可以見戴嬀之温厚也楊龜山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由夫人失位不見荅於先君之故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勸勉寡人可謂終温且惠也詩之教温柔敦厚以先君見荅而能勉寡人此猶未足為敦厚也惟其不見荅而能勉寡

人非敦厚者能之乎

黄曰王氏謂燕方春時以其匹至成巢而生子失時而去此說近之差池其羽箋註未是按左氏所載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公孫僑曰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而何敢差池則是差池乃異同不齊之貌如頡頏上下皆是此類言其去國之時有回首再三不忍相別之意遠送于野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說者謂送于野者盡己情舒己憤殊不知詩人所

謂至于野者不必以禮文求之若必欲泥其辭則泣涕如雨果如雨乎仲氏戴嬀字也仲氏不特其心之誠實淵深而其和惠之心終始如一自謹其身其歸時猶思先君以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言也觀此詩見其與商之三仁去就更相警戒各欲其自靖自獻于先王者無異國風雖變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

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李曰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用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見左傳隱公三年若莊姜可謂賢矣以州吁之好兵莊

姜知其必亂公乃不禁而莊姜惡之莊姜可謂知所
惡矣惟其惡之所以遭州吁之難也州吁肆為無禮
此莊姜所以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
君者蓋禍所由皆由不見荅於先君使先君荅於已
則妾不得以上僭雖有州吁之暴何能為哉惟其名
分不正故州吁肆為無禮而莊姜傷已之不見荅於
先君此日月之詩所以作也○日乎月乎照臨下土
言日月之代明也自古多以日比君月比夫人蓋以

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治相須如此故言日乎月乎所以相代而照臨乎下土今也莊姜不見答於先君是不知日月代明之義也下土是冒方是照臨下土之意出自東方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東方自出亦是日月出東方之意始則曰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但顛倒其辭而便於韻耳王氏則以照臨下土為日之與月相繼而生明以照臨下土下土是

冐為月之明雖有時而蔽虧不足以臨照然尚與日中天而冐下土出自東方謂月雖不得中天而冐下土然尚與日代出於東方是皆妄為之說也乃如之人兮指莊公也言莊公去我而逝也毛氏以逝為逮不如蘇氏以為去言去我而逝不來其舊處也古故也逝不相好言莊公舍其舊而圖其新故舍我而逝不復相好也德音無良言所以遇於己者無善道也父兮母兮鄭氏言己尊之如父親之如母非也所謂

父兮母兮指莊姜之父母也凡人窮呼天疾痛呼父
母今州吁之暴而莊姜傷已則呼父母言父母養我
而不得遂其終也胡能有定言莊公之所爲何能有
定乎其所爲無定則安然而不我顧寧不我報言已
之事莊公盡其道矣在莊公安然而不報之也俾也
可忘鄭氏以爲使是無良可忘也其說既曲矣諸家
又以爲莊姜忘其莊公非也莊姜之爲人母其子之
暴猶且念之莊姜慈於爲母豈肯忘莊公哉戴嬀之

歸猶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戴嬀不忘莊公莊姜豈忘莊公乎俾也可忘當是莊公言莊姜言使我果當忘乎是不忘而忘也報我不述言莊公報之不循理也述循也

黄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若莊姜可謂賢矣及其遭州吁之難不責州吁而思莊公而自傷已厚之至也窮呼天疾痛呼父母故曰日居月諸父兮母兮思之至而傷之極也寧

不我顧諸家之説皆非此特言今日之亂安能有定乎我所念者憂其無定耳尚記其不我顧之事乎俾也可忘箋注之説尤為害理諸家之説亦未為安此但言我何時而能定使我憂念之心可以少忘也若莊姜可謂可以怨矣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

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虛鬼反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李曰終日之風又且暴疾此以見州吁之暴也顧莊姜則又笑之此又莊公不能制之也柏舟之詩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小人之於君子既譖之矣又從而侮之此以見小人之情狀也州吁之於母既肆其暴慢之心又從而笑之則是州吁無人道也如此謔浪笑敖此言謔之狀也故莊姜中心是悼也爾雅曰

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終風且曀陰而風曰曀終日之風而又且曀不見日光而又曀有者又也如春秋書十有一年孟子曰聖人有憂之是也曀曀其陰虺虺其靁終日既陰矣而又虺虺其雷虺虺雷聲也凡此或言終風且霾或言終風且曀或言曀曀其陰虺虺其雷皆是州吁之暴如此莫往莫來毛氏謂人無子道以來事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不如蘇氏以為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言

惠然之時方肯來而又有都絕不來之時惟其無常如此故莊姜悠悠然而思之蓋子雖無道母之慈常自若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跲而不行蘇氏以為寤而思之則不寐願往從之則有跲制而止之者然觀其文無有母道往加之文亦無有願往從之文則知詩之意但言莊姜之所願欲者跲而不行也莊姜之為母寤言不寐則欲州吁之盡子道而州吁之暴慢如此則其願欲者不

行矣願言則懷王氏則以為思往而從之則踰思不往而從之則懷則是此二句為二意所謂願言則懷者亦是上文言吾之所願者今則可懷傷也衛定姜衛獻公之嫡母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見左成十四年）及衛獻公之奔也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見左襄十四年）則衛獻公之於母亦如州吁之於母也以衛之為國而為人子者

多如此良可怪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子雖不孝母不可不慈如舜之父母或頑或嚚舜不以父母頑嚚之故而不盡其事親之道故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可謂盡為子之道矣以州吁之為人子悠其為無禮而莊姜不以暴虐之故而悠悠我思可謂盡為母之道矣為人子者當如虞舜為人母者當如莊姜然舜之父母始雖頑嚚而終也則底豫則是舜之父母終能改過也州吁之暴而其母之賢如此而州吁曽不

之省吕吉甫曰衛莊姜仁於為嫡而為嬖妾之僭慈於為母而為州吁之暴順於為婦而為莊公之不見答若莊姜可謂大不幸者也不如是不足以見莊姜之賢蓋州吁譃浪笑敖無所不至而莊姜乃中心是悼非賢能如是乎

黄曰州吁雖暴莊姜之慈自若也州吁譃浪笑敖而莊姜乃中心是悼州吁莫往莫來莊姜乃悠悠我思此如象之不弟求以害舜而舜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何嘗以象之不敬而易其愛弟之心哉呂吉甫曰衛莊姜仁於為嫡而為嬖妾之僭慈於為母而為州吁之暴順於為婦而為莊公之不見荅若莊姜者可謂大不幸矣不如是不足以見莊姜之賢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吐當反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爰居爰處爰喪

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伸）兮

李曰左氏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見左隱公四年蓋州吁將兵於是役將以伐鄭必先與陳宋和而後進兵伐鄭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惡乎曰有惡惡勇而無禮者蓋勇非可惡也無禮而後可惡為人下者勇而無禮則至於犯上為人上者勇而無禮則至於殘民此其所以可惡也孟子論好勇必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天下之民而後為勇此則勇而有禮也惟其

有禮故所以安民非所以殘民州吁勇而無禮虐用其民其用兵也非所以安民適所以殘民此國人所以怨之也○毛氏云鏜然擊鼓聲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孔氏云字雖異音實同也踴躍用兵者鄭氏云此用兵謂治兵時徒見下文云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以謂治兵時其說不然據序言用兵暴亂初不言其治兵之時也而毛氏又謂使衆皆踴躍用兵其說又不然據此詩中皆載其士卒怨歎愁苦之言如是

其極而謂使衆皆踴躍用兵則序安得謂國人怨之也且如士卒之言不可謂之用兵若以為使衆皆用兵則序何言州吁用兵也葢言州吁之心安於用兵踴躍欣喜而不自勝也先王之用兵出於不得已故其興師也雖士卒樂為之用而先王之心不以為樂今州吁之用兵國人皆怨之而州吁之喜常自若也詩人以踴躍形容之可謂善著語矣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言器之凶事之危而州吁且喜之則其為人

可知土國城漕言國人皆執役或役土功於國者或築城郭於漕者漕衛邑也定之方中序言野處漕邑載馳言露於漕邑是也南行者南行而伐鄭也蓋役土功於國者非不勞苦而獨得處於境內令我乃從君事行役於境外其勤勞可知也彼雖在境內猶免死亡之憂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夫州吁之暴亂內則興土功之事外則興兵伐之事想其當時之人民安室家者無幾矣

民生斯時何其不幸也孫子仲公孫也仲言其字也
孔氏曰經序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仲不得復言從
公孫蓋欲陳其辭也平陳與宋者先平陳與宋而後
伐鄭也不我以歸懼其南行不得以歸也憂心有忡
毛氏曰有忡猶衝衝也爾雅曰忡忡憂貌言憂之甚
也爰居爰處孔氏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
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
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

之當於山林之下求之也此說是矣此蓋軍士出師皆為必敗之辭也契濶毛氏以為勤苦王氏以為離合二說不同若從王氏之說則下文殊不相貫王氏之意則以死生患難相救而又以濶為離是又有時而離也安能同其患難乎鄭氏以謂與其部伍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而王氏從其說王肅以謂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歐陽從其說蓋上章言為士卒必敗之辭此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蓋言

生死勤苦將謂與子成相說愛之恩而又與偕老今不然此怨悵之辭也闊遠也不與生同活也而鄭氏謂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之闊兮汝不與我相救活傷兮此說不然蓋鄭氏解上文皆以為部伍相約其失如此當從歐陽之說曰因念與子生死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今則闊別不能為生此說是也然下章則以洵為洵音以信為信音伸以謂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伸而在上者不我伸而蘇氏之說亦

然其說與上下文不相貫毛氏之說曰洵遠也信極也蓋吁嗟洵兮亦如吁嗟濶兮不我信兮言其志不得伸也古人以好兵譬好色未有好色而不亡其身未有好兵而不亡其國秦始皇之用兵可謂屢得志矣然用兵不已卒至於喪其天下蓋恃其兵者不有敵國必有蕭牆之禍要之皆未免於敗亡也州吁之用兵暴亂國人怨之則其敗亡之徵已見矣宜其見殺（）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于濮見好兵不得衆也衆

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亦見隱公四年觀擊鼓之詩則衆仲之言豈欺我哉

黄曰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兵凶器也而州吁則踴躍用兵詩人以踴躍二字見其好戰喜兵之志先王之用兵出於不得已雖士卒樂為之用而先王之心有不忍為者焉今州吁内則興土役外則好兵戰

詩人謂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見其國人皆勞而已

尤甚也故憂其不得歸於室家肝腦塗原野自此章

而下皆從軍者與室家訣別之辭國人之怨州吁如

此所謂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春

秋書衛人殺州吁于濮曰衛人殺之其意可見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李曰此蓋七子之母為衛國淫風所化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七子乃能反躬自責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使母得留於家而不復嫁此詩之所為作也夫善養志者人子之職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而成其志此正人子當為者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之為言樂也棘心棘木之心也說文曰棘酸棗也大曰棗小曰棘孟子曰養其樲棘即酸棗也夭夭少壯也如桃之夭夭是也劬勞病苦也爾雅曰劬勞勤苦也喜樂之風自彼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有至於夭夭而興寛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至少壯而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

而天天猶七子亦難養慈母養而成長我母實亦苦
勞也棘薪者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言凱風自南吹
彼棘木至於成薪猶母養七子至於成人以見其母
之聖善也而七子自謂我無令善之人也聖善明智
之稱不必便如聰明齊聖如聖人之聖也禮曰六德
智仁聖義中和則聖善者亦仁智之通稱也在浚之
下猶有寒泉而浚蒙其澤今也有子七人無益於母
氏凡此皆自責之辭言已曽寒泉之不若也一云浚水出浚

儀東經郲邑入濟今祥符掘井於浚之傍而得泉者實浚之滋也喻已之成人實母之生育也孔氏曰母之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其母淫故言母為劬勞而思嫁也此說得之矣睍睆好貌也言黃鳥猶有好音以樂七子無語以慰母心歎黃鳥之不若也凱風之詩灼然甚明讀之孝愛之心油然生矣母之欲嫁由衛國淫風所化不安其室非七子之罪也七子乃引咎自責蓋負罪引慝理所當然也舜之父頑母嚚非舜之罪而舜乃負罪引慝祇

載見瞽瞍夔夔齊慄至於瞽瞍亦允若蓋其引咎於己乃所以求愛於其親七子乃引咎自責卒使其母之留可謂能孝矣夫孝盡事親之道惟舜能之當變風既作之時七子能負罪引慝而使其母安於其室於舜則庶幾矣可謂難能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也小弁親之過大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自常情觀之當父母有過又當權其輕重親之

過小當如凱風親之過大當如小弁若孟子者可謂深於詩矣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然亦可以無怨吾於凱風小弁見之矣

黄曰此一詩皆孝子自責之辭七子之母為衛淫風所化而不能安其室此母之過也孝子不斥母之過而誦母之劬勞負罪引慝以為七子而不能安一母曾寒泉黄鳥之不若也故為此詩以自責己而卒能感其母以不嫁此大孝養志而序者所謂成其志也

嗚呼吾觀凱風之詩而歎其有虞舜之遺風也夫父頑母嚚非舜之罪而舜負罪引慝其愛親之念皆寓於南風之歌豈非南風長養萬物如父母之於子其恩豈可忘乎孟子曰凱風小弁詩見李講

毛詩集解卷四